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彭賓燕又

曾孫朱　質野臣較

朱中丞甓餘集

公移　朱紈

閱視海防事　設官海船

公自序云按閩史事皆目今日所明史事也乃或見之不同一切去之史者此政由所以日表上下

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等日陸續據烽火澳嶼等寨并漳州

等府（浙以各事也）各造報原額及原買等獲沒官船數到道查本年正月十七日辰時奉本院案驗備仰本道即查知縣謝明德封收在官海船若干隻其船長廣高深丈尺若干其船裝載貨物違禁或係盜贓即便報數連船人官人犯問報其船裝載食米不係盜贓接濟等贓亦不係假借鄉官名目既係違式雙桅以上自難枉法輕縱但事干人衆法禁久弛亦難一槩施行姑免問罪並其船隻高下估價官買給與官銀分給補缺戰哨官船寨澚巡司編號公用先具起數回報

其福州等處原編民間賣穀船隻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爲率長不過四丈濶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惟不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過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官買充戰哨公用俱要編立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那換以備點驗等因依奉備行各府轉行寨澳巡司各遵照奉行續據漳州府呈報玄鍾徐渡仙塘等澳船隻數目到道議將各澳船隻量給官銀盡與承買編

號在官聽其自行領駕看守平時則分班防守有警則俱聽調用等因其由于五月二十五日呈詳外七月十九日未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買玄鍾等澳船戶吳加盛林國備吳國忠許仁柯孔恩任居道韓厚明陳子愛林良材莊宗顯等大船十隻緣由奉批仰福建巡海道查明行令依擬動支給領其餘駕駛十五隻於當江周應晨吳大器名下追問責放情弊招詳本院節行分撥各寨船數未據開報近孫掞又以無船爲辭漳州又以船多爲慮併議回繳依奉

備行該府查驗前船堅固可用即支官銀承買刻號分撥領駕原估各船查照追問賣放情弊招詳節次拏獲分撥過船隻屢催查編字號丈量尺寸又查原奉批發南日山水寨開報冊內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大船行令興化府估價承買俱未回報又據泉州府造繳所屬晉江等縣石蔚等澳各船戶王復洪尚賀黃初黃新五洪長遜陳仲賢洪宗王崙嗣等大船亦照前議承買編號在官責令自行領駕有警聽用具由于七月十六日呈詳外八月初九日酉時又

奉本院案驗據本道前議漳州玄鍾等澳船隻緣由備仰本道查照節行事理即將修理過官船并沒入過私船不拘大小盡數查明要見編過某字幾號若干。某字幾號丈尺若干。分給某寨若干。某澳若干。某巡司若干。某處過多。某處尚少。逐一開報以憑推調影射之弊。以備調遣策應之用。各寨各澳各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浙寨估買。有餘方如所擬。分班約束。中間若有不遵約束。如今假商旅之名。見在浙海上下媽漿。作何區畫。惟燒燬之說絕不可形諸紙筆。

徒開奸人騙局而已作急查議回報施行係奉兩查數目不對又經通行各屬查報去後本月三十日辰時又奉本院批據本道前呈泉州石茵等灣船隻緣由奉批本院案定船式亦集衆議而後行行後復申明尖平底裁縫尺之說今必欲本院更改失信則勢豪之謗遂行而軍門一切禁約皆廢矣一日未去且守此信一日節行已明茲不再瀆若欲隨方逐圓以避執拗之譏明者知其不可具由回繳又于本年九月初二日辰時奉本院批據南日山水寨把摠指揮

唐濟澄呈爲戰船損壞事奉批漳州府縱船數多各寨往往乏船如此仰巡海道查照節行事理逐一開報繳呈依奉通行興泉二府將各澳大船用裁縫尺丈量濶一丈二尺以上俱與估價承買入官給發充用戰船損壞查照原估作速修理去後俱未回報今據漳州府開報查得原買分發過吳加盛等船十隻又玄鍾船戶洪君相等陸續駕到船一十五隻係指揮張文昊千戶常江等統領前去福寧捕獲夷賊解報今俱估價編號呈詳見在承買又續查出陳榮一

隻、及銅山把揔侯熈原獲陸鰲澳丈量估價米買林三仔等船一十五隻、見今都司盧鏜各調用通判陸體仁查過海滄等澳船戶嚴伯等船九隻、如縣林松查過月港張仕船一隻、未經估價、又發過鎮海衛并海門等巡司各衙門沒官船堪駕九隻、及稱千戶常江等見在攻捕夷船、候事寧之日問報、又據住劄安邊館通判翁爕開報沒官船見堪駕一十七隻、缺少桅椇見充火船十隻、堪修二隻、泉州府開報船見修發陳坑高浦二巡司料羅澳共三隻、銅山水寨把揔

候撫開報船見堪駕十隻玄鍾澳守備指揮張文昊
開報船見堪駕五隻見修三隻浯嶼水寨把總李希
賢開報船見駕一十五隻見修九隻南日山水寨把
總指揮唐濟澄開報船見駕四隻見修七隻小埕水
寨把總指揮郭杰開報船見駕六隻續發一隻見堪
修二隻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張棟開報船見駕十
隻已修完給發未到三隻見修四隻儘其修完亦足
駕捕類報開十月二十五日酉時又奉本院批據漳
州府呈詳分撥過前買吳加盛等十船充哨并估過

續到船戶洪君相羅勿卿黃敦才許正潲情陳惟孝
六船銀兩數目緣由，奉批仰巡海道查照先案串理。
一併問報，夷船久泊，奸人接濟無忌，此或不禁海船
之驗也，及今整頓，尚可補塞缺申。奉此查得玄鍾澳
原駕船戶吳宗繼林邦任蔡汝學楊朝才楊積成曾
惟新李繼祖柯孔俊鄭適齊等船九隻，俱已駕到丈
量估價明白，內除楊積成陳惟孝二隻，損壞不堪駕
用，退還，其洪君相吳繼宗等船一十三隻，俱行令該
府照估給銀承買，分撥缺船察澳巡司克哨，漳州海

滄鳥嶼等澳未到船戶嚴伯等、泉州石菌等澳船戶王復等、興化後山等澳船戶陳貴蕙等、各違式船隻、嚴催估價、與都司盧鎧見調陸鰲澳林三仔等船候東船寧日、各承買另報外、爲照原設各寨、皆有原額戰船、歷歲漸久、朽壞殆盡、其間雖有修者造者、大抵亦紙冊之虛名耳、而其弊豈一二十年之故哉、近該本職接管、幸遇本院撫臨在上、各處拿獲沒官船隻、因而修改發哨、數亦頗多、今據各屬回報、除損甚不堪拆卸不開外、安邊館實有船一十七隻、浯嶼一十

五隻銅山一十隻玄鍾澳五隻南日山四隻小埕澳六隻烽火門一十隻加以修理未完者日逐完報則其足用亦明矣而把摠等官一遇稍警輒以無船爲辭不知其船何在乎抑縱與之極大之船而能駕捕衝敵否乎故寨澳之軍不可用而必募鄉兵者以其脆弱也寨澳之船亦不可用而必募民船者以其多有損也新造新買之船何至于壞然何月之間非其蓬桅之破則必繩椗之缺一有不具不可出洋而況人與船又非其所素操者乎故雖有官船不若民船

之完也。雖造船買船不若民船之可久也。卷查嘉靖二十三年嘗議打造戰船矣銅山玄鍾發銀一千二百餘兩至今銀船皆無下落浯嶼用銀九百兩造快船二隻哨船三隻未一二年而船已壞南日亦用銀八百餘兩造大官船二隻快船三隻而槓椇亦不堪用夫費非不多也侵欺者未能造完造完者輒又損壞是其可見者乎昨因修完沒官船與買玄鍾船十隻發之於寨寨不肯領發之巡司巡司亦不肯領備問其故蓋添大船一隻必得四五十人看守。船身槓

損雖全必得時加灰艌撿拾然在官之物孰肯視爲已物而愛護之乎且又有蟲蠹之食有燒洗之功有拚賣抵換如戴道張性聰者欲其速壞而假充礁風破如孫敖者且夫有寨則有軍有軍則有船寨得十船可以克哨矣稍有羸餘海濱僻遠官府不到其弊必至于此是又其可見者乎然而本院深思遙計加惠地方見謝明德呈報封鎖在澳船七十隻通行該府估價夫不責其違禁而令其估買不以入官而與之價值是其所憂者何深而所惠者何溥也本職當

即行府逐一估買徐思可查者、玄鍾等澳一百餘船也。然各澳之船、豈止一百餘隻而已乎。估買者二十三船也。而其當買者豈止于二十三隻而已乎。夫官府之價三四十兩。民間之造必費八九十兩。見在者買。不在者罷。故買之爲行法。罷之則幸脫。既盡其數而買之。似爲無用。買一而罷十。或又爲不均。故職推廣本院之意。以爲通買前船二十三隻約該用銀數百兩、今以數百兩之銀、通前在澳違式之船、大者五六兩中者三四兩、皆盡買而編之號、與泉福淸、亦皆

如此，各令輪班在官聽用。人得雇募工食，船得雇募船價，彼亦樂聽無詞。故今春調往浙江者，福清大船也；都指揮盧鏜調往溫州者，陸鰲大船也；張文昊調往福寧州成功者，即今續到估買玄鍾洪君相等船

用官船不如用民船上二既完用之官兵驚

也。夫軍不可用，故取之鄉夫；官船不可用，故取之民

但不如用土民船，使之便利，此亦一策也。但其恣

船。無事一班聽用，二三班許附近生理；二班聽用，一

欲與軍民爭執，不肯輕蹈海禁，故軍門駁其議

三班許附近生理；遇有警急，各班俱在聽用。在船驍勇之人，即我之兵；各人堅緻之船，即我之船。官費銀數百兩，可以盡繫澳港之船，而有所稽考，各船得銀

數兩可以盡報於官而不敢妄自非為況自挾其違
禁之罪而知在官者以是究處之亦將自樂于聯束
而勇于赴公之不暇又無撥人看守之煩無灰艙撿
拾之費無盃盪燒洗之憂無盜賣抵換之患而又無
假稱衝礁風破之虞其不聽丈量編號船隻擅行府
縣拏獲沒官人犯究治夫盡數承買之間而示寓兵
於農之意先經具由呈請已蒙本院駁批到道隨即
遵依通行各府一體估買未報惟據漳州府估買二
十三隻今蒙批仰查照前案事理一併開報夫以本

院之憂地方者，如此其深，其督海本道者，如此其至，
自夷船初入海門，節次嚴行各屬，外船一隻，不許其
進，內船一隻，不許其出，而敢姑息容隱，聽其來而不
之禁哉，而職復言此者，亦以備采擇云爾，不敢自以
爲是也，又蒙察開各寨澳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
浙寨估買，夫戰船利于衝突，民船利于行使，其爲用
不同，見在之船，外若可觀，而中實不堪，其爲用要亦
易壞，在閩如此，度之在浙亦如此也，查得廣東東莞
有烏尾船者，其打造以鉄梨木，其板厚七寸，其長十

丈其横濶三丈有奇其硬如鉄觸之無不碎衝之無不破遠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機所望而畏焉者也如蒙本院查處差官移咨廣東軍門轉行東筦縣將民間烏尾大船加價收買或費七八百兩可得一隻如福建浯嶼得二隻銅山烽火各一隻浙江亦量買二三隻就雇驍勇兵夫撑駕無事之時許附近一二日內程途生理在船什物先以官給後責令自備自修繫名水寨不時查考如此庶幾木堅可以經久廣大可以壯威衝擊可以必勝又此

船海上所無。可以免意外之患。閩浙之所當買。未有切於此者。亦以備采擇云耳。亦不敢以為是也。合就呈詳施行等因到院。批本院前言已盡。該道復申是說。恭懌本院之不悟耳。海船橫肆極矣。本院之意。買船如買馬然。欲使潛消默奪。此盛彼衰。其事難。其費博。該道之意。帶牛佩犢。伏至險于大順。取之左右逢其原。其事易。其費約。非不悟也。夫保甲之法。不行於土着之民。輪班之法。欲行于航海之衆。本院在南贛時已有此論矣。所病者該道相持經歲。故所在尼而

不行至今尚稱未報且各寨藉口無船查船之數今日始得尚多欺隱該道亦稱數目不對入官編號者該道也按察各寨者該道也在官者今日乃問其船何在在民者安能使之大順使之逢原使撲影射者未能御之以法不聽丈量編號者安能嚴行府縣拿獲究治但以百數聽調為詞不以千數嘯聚為對但知近寨聽調之便不知遠寨應變之難但知聽調者之為功不知革脫者之為罪但知羅俊之得策不知漏卮之非計此本院所以終於不悟耳如本院初意

凡違禁者皆入官。入官者皆編號，則聽調者自有收
雖偪處之術，嘯聚者幸脫者自有公私順逆之分。操
之既嚴，利之乃惠。泰阿之柄在我，虎豹之威在山。原
與該道之意不背馳，特先後著之間耳。向使同心力
行，經歲年，衛有司，誰敢不報，誰敢藉口。海防亦畧有
緒矣乎。本院初命，乃永爲定規，令命乃專寧回奏，在
該道度之而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當文忠
有追思范六丈之時，本院亦未敢執以爲是也。具由
回繳

討處海防竈船事

溫州府申詳鹽法察院明文許單桅船載土煎鹽本府巡捕官編號定界緣由批海邊柴滷原無禁約但恐以海爲家之徒借此爲名出洋通賊耳編號定界有地方之責者好爲之不必請詳繳申又據總督都指揮劉恩呈稟前因批鹽課海禁皆　聖祖之制原不相妨海利廣而鹽利微　聖祖所以嚴於海禁而專于鹽課者至深至遠之慮也鹽課勤則鹽利廣海禁嚴則海賊遠而鹽利與鹽法舉自夫陰晴之圖靡

而鹽課滯疏擾害之例行而海禁漸弛驕致竈戶舍其本業競趨海利名曰取柴滷回補鹽課實則與賊爲市利歸勢豪害叢官民而鹽法亦廢二十六年長亭鹽場之禍兵燹一空可驗矣若外海大洋非砍柴取滷之地軍門禁捕非沿海近處之船海禁鹽法固並行不悖也惟一等人技使奪鹽法職掌之說以濟其出海之私耳海洋交鋒止論強弱官兵獻俘孰分民竈必擇竈戶而縱之則將來勢豪之家皆投爲竈戶矣設有登岸劫虜復如長亭其咎誰歸仰巡海道

通行沿海衛門知會，或有相妨，不嫌申處，具行過緣
由繳報

議處海防事　添設兵案

據福建福寧州知州孫勳、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使
張棟會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辰時，奉本院
批據福建分守建寧道左參政汪大受呈稱添覓船
隻，僱募水兵，再批海道議報緣由，奉批，近據把總官
張棟呈募外塘沙洽兵，即行依擬，惟調用嵛嶼等澳
兵船，計或有礙，行會該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以備顧此失彼之虞、未據回報
今如該道所呈、再批海道僉遠益悮矣、仰州將掌印
官孫勳之議依擬施行、一面會同張棟將先批事理
作速議報、不盡事宜、不嫌面叅、此繳、依奉案查、先准
把總指揮使張棟牒、奉本院批、據本寨呈前事、奉批
外塘沙洽兵依期加募、不必再議、泰嶼等澳兵船應
否更番調用、即會福寧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未知孰便、作速會同呈申定奪
備牒議報、准此查議間、本月初六日、奉本院親發圖

志面諭隨該知州孫勳查得舊烽火門水寨原在本州五六都三沙海邊後以風濤不便泊船徙一都地名松山爲今烽火門南跨官井洋一百二十里北距沙埕澳一百六十里節因倭夷寇擾議抽福州左中衛并福寧衛大金所官軍添守分撥沙埕澳爲北哨官井洋爲南哨本寨實居中兼制之後以會哨不常兵船遂廢以致沙埕失守海寇內侵流江等都致被兵燹愁苦莫甚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幸蒙軍門遠見特將該寨移置洓江控制咽喉腹裏地方始得安

枕。但流江山勢峻峭。地逼嚴崖。民遭兵燹之餘。城當創立之始。或者私議以爲難守。然而制勝以險。任事在人。流汪原撥官軍已有三百員名。又蒙議准捕盜鄭明等哨船四隻。兵夫一百四十名。存留專一防守風迅時月。又准仍危外塘船兵六十餘名。是我兵不爲寡弱。外侮亦難乘虛矣。惟流江以南自沙埕而外如黃崎水澳嵛嶼三沙。迄于松山各處地方。居民徑與大海外洋相連。草撇乘便風潮頃刻。帆檣可至。小則男婦爲其鹵掠。甚則房屋被其焚燒。倉卒支吾。實

難爲力、若嶚嶼居民頗衆、尚能抗禦、其餘各都人烟
既少、勢已不敵、足特自已門戶幸矣、安有餘力可以
資人、若將各澚再撥流江更番。是舍其田而耘人之
田。所以爲流江則善矣。如門庭之患何。以故本州近
奉勘議小春事情、略將地方緩急大槩、議于水澚烽
火、各添覔兵船二隻、互相哨守、以爲流江應援之助
已蒙詳允、流江似亦可以無慮矣、爲把搃計、正宜急
烽火、嚴斥堠、謹瞭望、使警報得以相聞、呼吸可以立
至、而又率領兵船教演水戰、不時出駕水澚等處、互

相會哨使兵勢常合不至渙散舟師常練不至生疎則勝筭有餘而操縱在我臨事不撓而地方可安矣不然今日覔兵船明日調兵船徒爲區區保守一隅之計沿海姑置度外則亦將焉用彼寨守爲哉至于南哨官軍專爲防守官井洋而設蓋以其地海中伏出淡泉賊船之水往往經此潛汲取因而刼掠爲害先年官軍在於菩崎古鎮門地方住坐去官井洋不遠賊猶不敢深入後以因循日久官軍退即黃崎鎮下賊遂得以內侵乃今又住在塩田渡頭是我兵

愈退愈近。而賊船漸進漸深矣。事勢若此。何補地方。

査得烽火門南四十里。至高羅巡司。又三十里。至大

金千戶所。又十里至羅浮澳。又十里至延亭巡司。延

亭又二十里。爲本州五十三都。地名大箬頭。此內不

十餘里。卽官井洋淡水之處。本地與羅源縣鑑江澳

對港。名爲門夾。乃官井洋喉舌之衝。內包沙洽竹嶼

文崎武崎漁洋武曲等處。一港通福安白石巡司。一

港通寧德縣雲淡門各地方艸撇賊船。常由此處進

入劫鹵官軍又遠在黃崎鎭澳。隔越二百餘里。一時

有警策應豈能及前竊以大勢觀之大箬頭實與流
江相似亦一方要害之處愚計以為南哨宜遷置此
使與流江角崎中分烽火為界南屬官井非屬流江
彼此交持首尾相制則大金沿海一路外地既有援
應官井洋腹裏一帶內地亦有藩籬矣第計南哨官
軍數少止百名大箬頭居民又少止蓬茅數屋而已
一旦驅之住守必須添撥官軍創造營寨然後人心
始安查得大金所軍士四百八十名除老弱并出海
等差外見在二百七十名原撥烽火門出海餘丁二

百二十五名除該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五名奉革空閒定海千戶所去此只隔一潮亦不甚遠况又原隷福寧衞屬本所官軍六百八十餘名餘丁亦應稱是若將二所各撥軍士六十名餘丁各六十名各委千百戶各一員督領此照出海事例屬大金者行大金倉屬定海者行連江縣各就近支給行糧湊南哨原額官軍共三百四十員名定委寨官一員爲官井洋水寨總領專在大箬頭信地哨守仍照流江事例添覓外塘大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捕盜

二名領之，專一巡哨本轄地方，如此則海賊南自福州小埕而來者。見有官兵，既不敢進泊于官井洋。而得以制其水火之路。北自浙江鎮下門而下者，聞有援應。亦不敢深入于流江澳。而可以絕其糧食之資。似此亦於地方頗得兩全而亦庶乎可免顧此失彼之虞矣，嵛嶼等澳兵船，免其更翻調用，留預于本處地方，并將南哨官軍，遷置大箬頭地名，行擬大金定海二所官軍，照數僱覓外塘兵船，委官總領，專一防守，以免流江顧此失彼之慮，其軍兵口粮工食等用

軍餉不足，聽于本州粮剩銀內動支，惟復別有定奪
伏乞照詳，奉批仰州掌印官會同把總官親詣地方
相勘歸一區畫停當會呈繳報，依奉除添覓船隻僱
募兵夫，已奉批允，及將嵊嶼等澳兵船更翻調用，有
碍施行，難以再議外，隨該知州孫動會同指揮張棟
即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洽澳乘船歷覽官井洋
并寧德縣界溪福安縣古鎮門羅源縣鑑江澳濂澳
門等處大勢，行至地名韓店，日暮就彼經宿，次早循
韓山踰北碎山二十里，爲東冲五十三都地方，又二

里許即爲大箬頭隨登本山至頂屛空地、環顧左右惟左邉海澚一處。面臨濂澚。背倚東峯。左抱尾崎。右襟大箬。外控大海洋次、內制五港咽喉。一水灣廻。四面環合。風潮不露。氣脈亦完。且前係沙泥。既可以容泊船隻。後連峻嶺。又不至肩背受侵。誠要害會一方之總區。形勝曠百年而有待者也。乃由本山降觀其地、委果風氣完聚、實非一時偶然、隨丈量得本地海沙長計七十丈堪以築砌城墻、東峯山下有田一片、潤計九丈三尺、稅計四畒三分、審係本都里長鄭惟

清戶田時價值銀每畝四兩，堪以官買起蓋寨宇，又有荒埔一所，長計四十丈，濶計一十七丈，堪以起造軍營并演武較場，左右澳尾二山上有頂屏，各堪監立望臺，撥軍瞭望，有警張旗放銃，立刻即知聲息，可以先事預防，且兵船不必迎敵，但鳴鑼爲號，各船齊執鋒利器械出列本澳門前，賊亦自將畏忌，不敢輕犯我鋒而入，萬一不測，分布步軍兩山排伏，一時臨警，矢石交攻，賊處其下。我臨其上。彼將何技，可以敢當，似此新寨一舉。五港可以高枕無虞。縱有小寇時

發自能尋蹤追捕可以立獲何者外無從入之寇則內無乘寇之端也然則分設新寨豈唯可防外洋之盜抑亦潛消內寇之機乎僉謀既同乃由故道回至東冲鄭家又訪得本處先于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賊登岸攻劫彼因衆禦不下賊乃潛從東冲前澚進入放火燒焚乃又親行到彼看得西有海沙空地儘亦平濶上有荒枯田地一帶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司遂由此處轉歷官赤二崎長沙下埔等閱視外海形勢經延亭舊巡司廢城盡爲荆蓁所蔓乃令弓兵

砍闢一路、實見基址尚存、但本地多山、民居隔遠、止有澳民鄭瀚等一二人、告願置復本司、緣看大通海濱、勢實孤懸、難以獨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羅浮澳、即南畔中哨之地、烽火門原撥官軍四十員名、延亭高羅二巡司、近撥弓兵各十五名、在彼守把、不十里即爲閭峽澳、闢各官軍往多退即此澳住坐、不在羅浮、以致去年黃祿等家、遂爲夷船抵岸、海艢亦被攻破、今亦應于羅浮澳內、分撥哨船二隻、以爲信地、使彼各有栖止、不得擅離、而後可以責其專守耳、本澳

又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二十里踰積石門爲高羅巡撿司原有舊城視延亭尤頗完固附近亦有人家以上二司近議遷改延亭於非港高羅於閩峽各地方斟立俱各見在興工然北港則僻在裏洋閩峽則人烟稠密且習與海賊角敵人各知兵官軍置此實爲虛冗延亭似應於東冲前澳設立以與官井洋水寨互相爲係高羅似當修復舊城以衛該都百姓已令一面搬運見買木植等料於見擬地方興作候詳允日監葢完功外踰此又歷虎蜩古縣黃沙等處四

十里即為本州并烽火門切看地形譬則一人之身。舊寨處于腹脅之中流江正當左臂官井洋乃其右臂也臂能運動始可自衛若一受敵豈能制人流江今有水寨左臂既無患矣官井洋不為匪處則流江遙隔三百餘里之外風潮不便動經數日之程右腕為人所握制肘之勢豈不殆哉此福寧南哨另分一總愚竊以為此又軍門明見遠慮高出尋常萬萬者也況烽火門之至流江與黃崎鎮之至烽火道里正適相等官井洋立寨與流江南北角峙則東連鎮下。

南接小埕，會哨可以及期，應援又爲甚便。握要聯勢，孰善于此。但寨守新立，人心尚懷危懼，必須多撥官軍防守，以先創始，然後可以圖惟厥終，隨查得流江官軍，見在住劄一百九十名，分撥哨守一百四十名，俱福州左中二衛并大金所軍，數已有限，難以改撥，惟存留守禦舊寨福寧衛軍二百一十三名，各軍去寨不遠，內多潛回住坐，并查原撥官井洋南哨軍五十名，係福州左中二衛官軍，今已分設寨官，亦難復令在彼，應在存留福寧衛軍內，照數撥抵，事體得相

安、中哨南畔官軍、亦應割附官井洋寨、添撥軍士十名、湊原撥四十、共五十員名、照舊守把、及查大金所見在操軍二百零四名、原選出海、今革閑住餘丁一百七十餘名、定海所在操軍士共三百一十五名、餘丁一百九十名、俱堪量行於內派撥、大金所軍士五十名、餘下五十名、定海所軍一百名、餘丁一百名、湊福寧衛、今撥抵南中二哨軍各五十名、共四百名專在官井洋新寨哨守、仍俱准照出海事例、福寧衛并大金所於本州定海所于連江縣、各倉庫按月關給

行糧四斗以慰其勞更照流江近議聽其請給軍餉亦于外塘沙洽俻募大船四隻水兵各六十名該地土官各一人帶領以協守之并於烽火修完哨船十四隻內分撥六隻添充官軍出哨之用管領軍職合用千百戶官各三員衛總指揮官二員應于該衛所官內差委其把總官推選隔別衛分賢能指揮一員定委責其總領庶幾付托得人而又定畫二寨界限分烽火門以北自一都至十二都沙埕等澳爲流江管轄自烽火門以南黃沙古縣至福安黃崎鎮等澳

爲官井洋新寨所轄地方、流江仍分水澳爲北哨、自南鎮而外至十都嵊嶼而止、烽火門爲南哨、自一都以迄于七都一帶地方、官井洋寨、則改羅浮中哨爲東哨、分管舊延亭以東、至附州黄沙等處地方、改黄崎鎮南哨于古鎮門爲西哨、分管寧德縣青山澳以西迄于福安官外南三塘等處、各港門、四哨官軍各分領哨船二隻、務照今定信地、專一在彼巡哨、不得潛住人家、以生侵擾、二寨把總、居中兼制、仍責流江常于沙埕南鎮海口、官洋常于官赤二崎、各處不時

督備兵船往來巡哨，因以習演水戰之法。但遇一方
有警，即行飛報來攻，敢有逗遛不前，致失機事，逐程
跟究罪坐所由。如此則沿海常有兵船，舟師操駕，可
得習熟，官軍不爲虛設，遇警防禦，乃爲無虞。再照福
安長崎地方，原設鹽運分司在彼，專課鹽引鹽船，俱
由本地興販往來，船隻必經新寨之前，若與本寨置
一驗引官司，委官坐掣鹽船文引，務由此處投驗，不
係詐冒，掛給號記，方許進港，則新寨又得商船爲件。
官軍聲勢，因而可張。且私鹽亦因可革。似此亦係一

實其新寨軍器一時遽難修置合于流江量分一半充用候事定之日另行措處發添并照二寨官軍出力衛民固當體念其苦然百凡供億皆出小民膏血亦應常加點閱使兵皆強壯毋致閑曠廢幾地方有賴不至浪費錢粮若并委官時加稽攷未免人心觀望易於怠忽會呈到院批議處周悉一方之民自是帖席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闇公 選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陶方燦星若參閱

許黃門集

疏 許相卿

論內侍納銀贖死 內侍贖死

先生以掛朝功者若抽數上章論帝不數字予告帝遂不可起

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又聞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堯舜不能以為治信然哉則臣於今日斷獄不能無

惑焉而職司獻納是謂得言遭逢　聖明是謂可言
於此嘿嘿無所逃罪故敢陳其愚忠幸　陛下裁納
竊照犯人張銳張忠于經王欽等罪惡臣不能偏以
疏舉其歷訊而具服者載於刑書渙於綸音炳如也
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畢彰百死莫贖又何議乎
方其憑寵靈擅威柄毒流怨積以致神器幾危逆藩
乘隙　先帝憂勞崩逝厲階禍本實自群兇臣意孝
廟神靈之震怒兩宮慈愛之痛忿天下臣子之悼恨
而舉欲甘心焉者殆皆欝積磅礴無所於逞臣又意

與獻帝之在潛藩憂本根之將顛思休戚之與共切（入此一段言宛而深易于聽納）齒憤懣何以為情　陛下旦夕視膳蓋嘗經於睹記矣迺者登極首逮兇邪列聖格歆薄海悅服端始于此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輩元姦巨憝許之減死贖金斯言一傳群望大駭詎意正始渙號遽已棄信失刑神怒紓而再鬱人怨解而復結不知　陛下何以對越孝廟何以承顏慈壽何以上慰　興獻帝之靈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臣民是以前日人心庶幾（此二語太尚切直）　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

矣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昔者不察而豎
姦法固在也今也獄成而聽贖所與法而亡之矣
祖宗勞神遠慮立法為千萬世之防 陛下祗傳數
十萬金以廢之豈不甚可惜哉政以賄成法由近格
臣恐自今人皆不復畏法惟務積金有金而罪無不
免以必免之計肆無涯之心臣又恐將來禍亂不但
頃歲之幾危而已然群兇得肆於昔所謂非一朝一
夕之故猶可說也彼於 陛下無糞除之勤無阿保
之舊而亦欲僥倖以釋愆辜以贖要領果何術也恃

左右者先爲之容也左右之爲此度已與日之將出於此故力爲之地所以自爲地也臣以爲若人亦可誅也不獨若人也刑部尚書張子麟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綸操三尺法司天下命古臯陶之任也干紀群兇不能亟議早決故爾遷延曲爲比附雜然衆犯槪以大辟原其意非欲援輕以入重迺欲推重以附輕俾得徐肆貪緣巧惑聰聽夠大獄未竟竪疏乞歸不圖始終不聞執奏避事保身殊非大臣守職任怨之義臣聞春秋治惡必先黨與子麟等尤可罪也乞勅

法司，將銑等首惡，悉照原擬，明正典刑，其餘某等歷竄放逐，并左右先容者，連坐黨惡，以謝天下，仍黜子麟等，以為舞法利姦之戒，

論內侍義男廕官疏　內侍廕官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衆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而不得私也項者欽準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武衛所內官以僕）揮同知，一時騰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兵（初呂瑞王封弟任以偏爵嘉靖初政尚有沿襲故極論之）部尚書彭澤肇言之，兵科給事中許復禮等又言之

工科左給事中安盤又言之人三爲衆人不啻三諭亦公矣而　陛下初諭曰已有成命了再諭曰已有旨了三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夫朝廷之政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躋踵有非分無厭之求許之名器驟濫何以成朝廷不許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阻之臣聞故兵部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戶今兵部尚書（是時文成伯爵尚未叙封故耳）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正憲爲錦衣百戶賢非欽之子欽之隷耳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冕與正憲

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狗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然則欽爲亂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等爲負言責　陛下守祖宗之法。亦似少失初意矣。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識者猶曰非德賞也。而濫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倘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詞。有蠱奪寵靈之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伺曲覬。又將藉爲他日之地者乎　陛下重違內豎而輕拒士大夫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

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陛下亦嘗槩於中而求其端矣乎臣爲是懼伏望寢前命褫賢官以重爵賞以回天意亦以塞小人非望之圖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論政權疏 政權

趣爲體剛德操政權以折姦防亂事臣惟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擅則亂賢公卿大夫士銜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故於今日誦

詔令窺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凡在有位，義當亟聞，臣待罪言官，若更隱忍，死不償責，是以冒昧言之，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竊覩　陛下入繼大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欣欣引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稍攻乖令，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險伺巧移，以謀矯竊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自

今漸實生習，習實生常，他日嬌以疏大臣，嬌以逐諫士，嬌以徵玩好，嬌以興土木，嬌以事邊功，嬌以私刑賞，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臣為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輔臣懇懇為言，漫以知道答之，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罪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援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

廢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獄則昔登用者今擯棄昔
喜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
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剛廉之士雖欲盡節竭
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為去計矣俊士望也俊去而
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中間或有懷祿强顏依阿
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萌
分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趣臣以為非直非俊之
伍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
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又知其必不能一

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昔病已阽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救之虞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　武宗承孝廟之澤是已於今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之攻之也溫涼忒節食飲不時遂至長已　陛下承武宗之禍是已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已亂而況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伏願　陛下憬然覺悟收還威柄法大舜勿疑之勇奮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勑送法司處之重典以

塞人心，以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緩留故老，延訪忠言，詳察民隱，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 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彌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諶，實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而近習私人固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論罰言者疏　　罰言者

題爲宥敢言，罰失職，以昭懲勸事，臣抱疾私居，伏讀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論比來賞罰命令不當

者數事禮科給事中章僑劾東廠太監芮景賢罪狀
有六戶部主事林應驄認罪回話遂及優禮大臣俱
奉欽依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
服三臣之忠鯁深惜　陛下氣驕志怠迥異初心甘
蹈過舉也書曰從諫則聖詩曰詢于芻蕘夫聞諫而
從不待諫而詢徃哲虛心舍已以求合乎天下之公
每如此今　陛下不惟不詢且不能從又加罰焉恐
非所謂與治同道者也夫使三臣者言或未當尚冀
優容以勸來者况項來戚宦私人破格之恩權豪近

孝肅法之宥、言官章疏咈逆之批答、謂學曾言之不當、恐不可也。郭九皋四品守臣、爲一郡父母師帥、景賢撫其部民一面之詞、奏行逮捕千里之外、傳所謂父子皆獄、是無上下也。不然、僑何親於九皋、何仇於景賢、特爲朝廷惜此事體耳、謂僑言之不當、可不可也。

陛下初政、延用故老、溫綸異數、鄭重優隆、益將賴以其安社稷、凡所建白、未能盡見施行、迴復詰責其字畫差謬、若秖使之奉行文書然者、諸臣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應驄之言、似尤不宜謂之不可也。然

則三臣者　陛下果何意而罰之條臣未遑援引舊
聞姑請以親記聖政質之嘉靖改元以來　陛下批
答言者始曰這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尚
漫應之又曰已有旨了似已厭之又曰如何這等來
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查究然則又
將有甚於此者矣　陛下一人之身再朞之間從違
如此夫豈群臣遽皆變移狂惑莫能將順德美抑或
陛下深居高拱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
時少樂諂媚之言恃盈成之業遂欲日勝驕怠漸生

也。晉武帝以平吳息，隋文帝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 陛下睿哲聖志，天下想望，上希堯舜三王，而顧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也哉。況今東夷蠢動，北虜狠顧，潢池弄兵之赤子，所在蠭起，官軍俸粮缺支動十數月，計數動十百萬，邊倉儲蓄，不給周歲，南都旱疫，方數千里，近者威茂又以地震告矣，人心皇皇，正仁聖惻怛延訪亟圖所以消弭拯綏之時，匹夫有言，宜若重於泰山，而三臣相繼因言得罪，殆 陛下未嘗少加聖心乎。風青所布，盂水隨形。臣

恐自今大小臣工以言為諱朝政闕遺生民困阨中外姦欺莫得上聞　陛下孤立蔽欺之中顧倚邇習私人共圖社稷王計岌岌乎危哉臣誠懼大患義愧致言懷不容已并敢黨三臣以自為地也若臣者少嘗有志長不如人　陛下擢司言責已再閱歲曾無忠言嘉謨上悟聖心少裨時政方恥素餐而學曾等乃以言罰俸比肩同列臣實厚顏如蒙收回學曾等三臣罰俸前旨仍罰臣俸以懲失職更乞以學曾等建白一一敕付各該衙門議擬施行庶有得於不遠

役之義而　陛下無損納諫之明臣亦少免尸祿之愧且俾失職如臣者戒敢言如三臣者厲賞罰當懲力昭閫庭無壅禍亂可防治平易致矣臣不勝惓惓

書

與錢海石第二書　星變

伏奉高論星變仰觀博古之學憂時之誠傾歎無已僕嘗聞之師中土文明火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變往往多事皇初載籍未備傳聞多訛無庸強說越稽春秋以來凡當是歲鮮不禍應惟漢武帝世

祖唐文皇宋眞宗四朝獲免而武帝征伐薦祠幾續亡秦世祖承王莽更始之亂因天悔禍之初文皇亦以末年征遼大役武氏僭亂亡將及矣眞宗差爲太平而契丹敗盟天書誕妄東封西祀虛耗海內未爲全盛也入我　天朝初丙午爲元亡再丙午爲　宣皇之元三丙午丁未爲憲廟之末今値厄運而聖德消弭卒無其應天下蒼生之福也然比日靁電虹霓非時大變頻駭群心說者疑以海舡應之夫海賈擾攘自是付託非人變通無術張皇迫逐致然所謂庸

然後倭寇為亂者數歲

人擾之者也。愚策特費一提舉司官吏監督互市。自可一疏而擒。所謂化盜賊使為良民。妄見殊不以是為意也。

與胡梅林中丞　倭奴

海寇弄兵。首尾三年。蹂躪八郡。相卿至愚無識。非敢自以其言為重也。竊謂夫澉浦一城。懸絕海岸。隔離衛所縣邑。遠者七八十里。近者猶四五十里。孤特獨立。四無人煙。如傾巢之繫危枝。有兵猶僅自保。人少特一卒戍耳。去歲五月。海寇數百白晝猝來攻城。時

有統兵徐指揮、公差李典史、協督乘城、用石滚木沸油毒箭交墜如雨、賊衆救死扶傷、亟遁、行是以來、賊凡五六過城下。聞鼓疾走、不復敢近、蓋懲前失利也識者以爲賊所必由熟路、不可一日無備、而又以兵少糧不繼爲憂、近乃掣去統兵并溯處兵往乍浦、存留老弱數百、城中無不自危、昔者鄉民日有千百。扶携入城、冀免死亡。今城中日有十數、商議出城。別尋活路、使賊陸行。猶倚衛兵先捍。使其舟至城邊。洇泊不下三四處。維杙到城。直三四百步、競進疾攻。欲禦

無人求援無路賊將爲刀俎人盡爲魚肉執事雖甚
憂而欲拯之其將能乎徐行徙者不知其素然統兵
於澉二年郝能守法亦知持廉士心頗皆畏服故今
急乞鈞裁復調徐統原兵更益兵千數守澉則地利
素諳兵將相習不特澉爲可保且聲勢連絡海寧亦
自增氣執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只空城餌寇或入
據之則列屯喪氣省城亦且寒心禍患未知所弭相
卿室燬肢殘然亦有水鄉僻境緩急倚爲三窟實非
全恃澉城爲全身保家室謀而爲此嘵嘵也

卷終